

世界文學全集 27

憂愁夫人

蘇德曼 著





憂愁夫人

——遠景精選版——

憂 愁 夫 人

世界文學全集 R ②⑦

著 者	蘇 德 曼
編 選 者	遠 景 編 輯 部
發 行 人	沈 登 恩
出 版 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郵 局 36 — 575 號 信 箱
	郵 撥：1 0 2 2 2 1
發 行 所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2 號
	電 話：7 1 1 — 7 8 7 1
門 市 部	台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三 段 92 號
	電 話：3 9 4 — 1 9 6 0
印 刷 所	優 文 印 刷 廠
	台 北 市 興 寧 街 24 — 9 號
定 價	新 台 幣 75 元 港 幣 12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67 年 9 月
再 版	中 華 民 國 70 年 3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 版 權 • 翻 印 必 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 人夫愁憂 •



正當梅意霍非的產業拍賣出去時，他的第三個兒子保爾出生了。那真是困苦的日子。

伊麗莎白夫人帶着憔悴的面孔和憂鬱的微笑躺在四支脚的大床上，初生嬰兒的搖籃靠在她的身邊，她在寂寞的病房裏，靜聽着從庭院中或房子裏傳來的每一種聲音。

每一種可疑的聲音都使她心驚，而且每次聽到陌生男人的聲音，或是路上鱗鱗的車聲，她總是非常不安地搭在床柱上問道：

「事情弄糟了吧？事情弄糟了吧？」

沒有人回答她。醫生曾嚴厲地吩咐過，不准使她感到任何興奮，可是他，那位好丈夫，從沒有想過這種懸懸不定會比那最可怕的確定更使她感到千倍的痛苦。

在產期中她很少看到她的丈夫，一天早晨，當嬰兒出世的第五天，她聽到她的丈夫在隔壁的房間中踱來踱去，詛咒着嘆息着。她只聽懂了一句話，只有一句話；就是他翻來覆去說着「無家可歸」的一句話。

於是她知道了。事情已經弄糟了。初生的嬰兒露着嚴肅的面孔安靜地睡着，她將軟弱的手放在嬰兒的頭上，面孔埋在枕頭中哭泣了。

過了一會兒她向看護嬰兒的僕役說：

「告訴你的主人，我有話同他講。」

他來了。脚步很響走近病婦的床邊，他望着她，他的面孔因為要故意露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所以加倍地顯出不自然與沮喪。

「馬克斯，」她懦弱地說，因為她平常是懼怕他的——「馬克斯，什麼事都不要瞞着我；無論如何我準備接受最不幸的事。」

「是嗎？」他不相信地問，因為他想起了醫生的警告。

「我們幾時必得搬出去呢？」

當他看到她如此沉靜地接受他們的不幸時，他認為無須再有什麼顧慮了，於是他罵了一聲說道：

「今天——明天——那要隨新主人的便。只有他發慈悲可以讓我們依舊住在這裏，假如高興，也許在今天晚上，我們就要睡在馬路上。」

「不致壞到如此地步，馬克斯，」她痛苦地說，竭力保持着鎮靜，「如果他聽說僅僅幾天前，一個嬰兒誕生了！」

「噢，我想我應該去求他——要不要？」

「噢，不要；不用請求他，他也會這樣的。他是誰？」

「他姓烏格拉斯。他是從因斯特堡搬來的。他好像十分驕傲，這位紳士——十分驕傲。我本想不同他進行的。」

「我們還剩下些什麼東西嗎？」她柔弱地問，躊躇地低下頭去看着初生的嬰兒，因為他這弱小的生命全靠這一句答話了。

他高聲大笑起來。「是的；這倒楣的一點錢：整整兩千泰勒。」

她像得救似地嘆了一口氣，因為她覺得像是從他的口裏已經聽到那可怖的言語：「什麼都沒有。」

「兩千泰勒對我們有什麼用處呢？」他接着說，「我們不是把五萬都丟在泥沼中了嗎？我也許在城裏開一個旅館，或是做鈕釦和帶子生意。假如你在什麼貴族家裏做做女紅，對我也許有所幫助；同時孩子們在街上賣賣火柴。哈，哈，哈！」

他把手插進他叢密的灰髮裏，漠不關心地用腳踢着搖籃，搖籃猛烈地搖擺着。

「爲什麼要生這倒楣的孩子？」他憂鬱地嘟囔着。他跪在搖籃旁邊，以巨大的紅色的雙手握住嬰兒弱小的拳頭，並且向這嬰兒攀談起來：「我的孩子，這個世界是多麼惡劣卑鄙，無恥者勝利，忠實者毀滅，假如你知道這些，你真願意停留在你原來的地方了。你將遭遇怎樣的命運呢？你的父親是一個流浪者，一個毀滅了的人，在他沒有找到一個可以完全毀滅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

地方，他必須要他的妻以及他的三個孩子流浪在街頭上。」

「馬克斯，不要說這種話吧；我的心碎了！」伊麗莎白夫人哭着，想伸出她的手抱住她丈夫的頸子；但是她的手還沒有伸到地方便沒有氣力地垂落下去了。

他跳起身來。「你是對的；唉聲嘆氣沒有用處。是的；假如我現在是一個人——一個獨身漢——我要到美國或其他的大草原去——那裏可以使人致富；否則我可以做投機生意，今天在這裏，明天到那裏。啊，哪裏都可以賺錢；然而如今各方面受着牽掣！」他向他的妻子和孩子悲慟地看了一眼；然後他用手指着院子，這時兩個年長的孩子正在大聲喧笑。

「是的，我知道現在我們一定是你的累贅，」這婦人溫馴地說。

「不要同我談什麼累贅，」他粗野地回答：「我並不是和你說氣話。我愛你再沒有旁的話說，現在的問題就是到什麼地方去？假如沒有這個嬰兒，東住住西住住，至少還可以耐過一個時候。可是現在，你在病中，嬰兒需人看護，結果除去買一所莊子以外別無辦法，而這兩千泰勒只能做一筆佣金。啊哈！這生活真够味道；我拿着乞丐的口袋，你揹着行囊；我帶着鏟子，你拿着牛奶桶。」

「畢竟那還不是最壞的，」這婦人柔聲地說。

「還不算最壞嗎？」他辛酸地笑着。「喔，我還可以給你一塊地方。譬如說吧，還有馬錫寧那塊地方——在荒地那邊的荒蕪的泥沼，那裏正要出賣。」

「爲什麼單單選中那塊地方呢？」她顫抖地問。

這意見立即引起他的談鋒。

「是的；那時將用得一乾二淨。已經失掉的華貴老是顯在眼前——因為，你必明白，海倫塔的大房子剛剛俯瞰在那塊沼池之上。它四週都是水澤泥沼——約有二百畝。人們也許會從這塊地方想出生產的辦法——人們或許可能成爲前進的先驅，那時旁人將怎樣說法呢？『梅意霍菲是一個勇敢的人，』他們會說；『他並不覺得他的不幸是可恥的；他對這事表示一種譏笑的态度。』」呸，一個人對這種事真應該表示譏笑的；這就是世界上唯一的高尚見解——一個人對這種事只好吹一吹口哨！」於是他吹起一陣尖銳的口哨，使病床上的婦人吃了一驚。

「原諒我，親愛的，」他辯解着，突然心情愉快地撫摸着她的手；「我說錯了嗎？一個人對這種事應該吹吹口哨。一個始終存心做老實的人，要保持一種風趣來忍受一切的逆運。風趣這個字眼用得恰當。那土地遲早要出賣的，因爲它的主人最近由結婚獲得一大筆財產，所以就完全荒廢了這塊不毛之地。」

「首先要好好地想過啊，馬克斯，」這婦人異常焦急地請求着。

「猶疑有什麼用處呢？」他粗暴地回答。「我們決不能成爲烏格拉斯先生的累贅，而且我們用這可憐的兩千泰勒也再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來；所以還是趕快動手做。」他來不及向病婦告別就走出去了。

幾分鐘之後她聽到他的小馬車從門口走過。

當日下午，一個陌生的客人求見。據報一個優秀美麗的婦人坐着一輛華麗的馬車走進院中，

她要來病房中探望女主人。

「她是誰？」她不肯通報名姓。

「多麼奇怪呀！」伊麗莎白夫人想：可是她在憂愁中開始相信會有什麼特別的神佑，她沒有拒絕。

門開了，一個苗條優美的身材，高尚精美的面容，以輕逸的脚步走進病婦的床邊。她一聲不響地握住了病婦的手，發出柔和輕微的聲調說：

「我隱瞞了我的姓名，親愛的梅意霍菲太太，假如我事先通報出來，我恐怕你不肯見我。甚至現在，最好都不必告訴你，我怕你一曉得我是什麼人，你就不會和善地待我了。」

「全世界沒有我憎恨的人，」伊麗莎白夫人答道，「沒有一個名字。」

「我叫海倫·烏格拉斯，」這位太太溫柔地說，同時緊緊握住她那無力的手。

伊麗莎白夫人立刻便哭起來，同時那位客人，好像是她的老友一樣用她的胳膊抱着她的頸子，吻着她的前額，以溫柔慰藉的聲音說：

「不要同我生氣，命運支配我把你趕出這座房子；然而我是無罪的。我的丈夫想讓我受到意外的歡喜，因為這房子的名字和我的教名完全一樣。當我聽到他在怎樣情況下得到這座房子時，我的歡喜立刻消失了，你們，尤其是親愛的梅意霍菲太太，在這雙重的困難時期將要受到怎樣的痛苦呀。爲了我曾給予你的和將來仍要給予你的憂愁，爲了你的雙重困難時期尚未度過，我覺得必須親自請你饒恕我，以解除我這內心的重擔。」

伊麗莎白夫人把她的頭靠在陌生人的肩上，好像是世界上極自然的事，於是暗自輕輕地悲泣了。

「或許我也能對你有所幫助，」她繼續說；「至少我可以儘量分受你靈魂上的痛苦。我們婦人比那些硬心腸感情用事的男人是能够互相了解的。我們婦人所共有的痛苦，使我們互相親近。最要緊的一件事；我曾向我丈夫說過，以我的和他的名義來請求你，請你把這座房子看做你自己的財產，你願意住到什麼時候就住到什麼時候。我們大概在城裏過冬，我們另外還有一座房子，而這座房子我們打算交給一個監督去管理。你看，因此無論如何你對我們沒有一點妨礙。反之，假如你肯像從前一樣地在這裏住上半年或者更久一點，倒是給我們很大的面子了。」

伊麗莎白夫人並沒有謝她，可是她的淚眼給予那陌生人的閃視，充分表現出她的謝意了。

「你要高興起來，最親愛的梅意霍菲太太，」她繼續說，「將來你若有事同人商量或需人幫忙，請你牢牢記住這裏有一個人可以為你効勞——多麼優秀的孩子呀！」她轉身向着搖籃說——「是男孩還是小女孩？」

「男孩，」伊麗莎白夫人軟弱地微笑着說。

「他還有哥哥或姐姐嗎？可是我為什麼還要問呢？外面那兩個健壯的小傢伙，曾迎接我的馬車——關於他們的事我可以知道得更詳細一點嗎？不，現在不要說吧，」她急忙把話切斷；「這會使你過於興奮的。以後再說吧，以後再說吧。此時此刻這個小國民是我們最感興趣的。」

她屈身在搖籃上整理着嬰兒的衣服。

「他的小臉全然懂事了，」她開玩笑地說。

「憂鬱佔據了他的搖籃，」伊麗莎白夫人溫柔而悲傷地答道：「因此他有那樣的老面孔。」

「噯，你不應該迷信的，親愛的朋友，」客人答道，「我曾聽人說過，初生的嬰孩，他們的面孔上常常帶着某種蒼老的樣子；但不久就會消失的。」

「你一定也有孩子吧？」伊麗莎白夫人問。

「啊，我還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婦人呢，」客人紅着臉說。「結婚只有六個月。可是——」她的臉更紅了。

「上帝會保佑你那困苦時期，」伊麗莎白夫人說；「我將替你禱告。」

客人的眼睛濕潤了，「謝謝，萬分地謝謝，」她說。「讓我們做個朋友吧，我真心地請求你，讓我做你嬰兒的教母，願你給我上帝賜我的恩惠。」

兩個婦人彼此靜靜地握着手，她們友情的契約從此訂立了。

當客人走去之後，伊麗莎白夫人以羞澀悲哀的眼光望着四週。「剛剛這裏的一切都還像是光明燦爛的，」她唧噥着，「而現在又變成如此黑暗了。」

瞬息之後，那兩個年長的孩子不顧看護的阻攔，愉快喧囂地衝進了病房，每個人手中都拿着一袋糖菓。

「那位陌生的太太給我們的，」他們喊着。伊麗莎白夫人微笑着。「靜些，孩子們，」她說，「我們有了一個天使。」

• 人夫愁憂 •

兩個小孩睜大了他們迫切的眼睛問，
「媽媽，一個天使？」

2

於是島格拉斯太太變成了保爾的教母。梅意霍菲先生對這種新的友誼真是氣憤得不得了，因為他常常要說：「我並不需要幸福人們的憐恤，」但是當那和善溫柔的婦人第二次出現在這邸宅勸說他時，他再也不敢說出一個「不」字來。

他也同意他們逗留在舊房子裏，雖然他是討厭這樣做。馬錫寧莊園事實上是在同一天買進來的，可是它太荒涼了，在這寒冷的秋天他的妻兒住在那裏似乎是危險的。此外它非得修理不可。首先要僱到木匠、泥水匠和監工，然後才能想到搬家的事。

新房的佈置大部尚未完成，由於她丈夫的固執，伊麗莎白夫人便被迫搬入新房子裏去。有一天，新主人派來一個管理人和幾個工人，向他請求住處，他便說這事是故意侮辱他，於是決心不再在這曾經是他的產業的土地上多留一天。

當伊麗莎白夫人同她的孩子們向這親愛的房子告別時，正是寒冷而惱人的十一月的時光。空中正落着細雨，什麼東西都被澆濕了。

被灰霧所遮掩的荒野，荒涼淒慘地展現在他們的眼前。

她懷中抱着最小的嬰兒，兩個孩子在她身邊哭泣着；她走進馬車，這馬車將引她走向她新的命運，而那命運，天哪，似乎是那麼黑暗。

當他們走出大門時，從荒野間吹來的寒風，如冰凍的鞭子般，抽打着他們的面孔。一向睡得平和而安靜的嬰兒，開始大哭了。她把他緊緊地裹在外套裏，並在這發抖的小身體上低低地俯下身軀，如此可以隱藏起她雙頰上不斷流下的眼淚。

半小時之後，行過大雨浸潤後的泥濘道路，他們到達了目的地。當那新房如此荒蕪敗壞地展現在她的面前時，她幾乎大聲嘶叫起來。

破爛的泥土的農舍，一個低濕的庭院，一棟單屋頂的低矮的住房，圍牆的粉已經脫落露出裏面的禿牆；一座荒涼的花園，在一些半腐朽的蔬菜之間還聳立着那不幸的最後殘存的紫菀和向日葵，四週有一片彩繪的短牆，好像是在它將死之前正接受臨終的塗膏式一般——這就是那破產的士紳的家族此後要居住的地方。

小保爾就在此地生長起來，在這裏他供奉了他童年的愛和半生的辛勞。

幼年他是一個柔弱而多病的孩子。多少晚上他的母親耽心着他這生命的微光會在天亮之前熄滅。每當這種時候，她總是坐在黑暗低矮的寢室中，她的肘撐在小床的邊緣上，以熱情的眼睛注視着他一陣一陣在痛苦中抽搐着的單薄的小身體。

然而他渡過了早期童年時代的一切危機，到五歲時，雖然他的四肢是軟弱無力，他的面孔幾乎是勞苦焦慮的樣子——因為他真的保留了一個蒼老的面孔——然而他仍然是一個健壯的孩子，

頗有長命的希望。

從這時期他最初的回憶開始了。他後來常常回想的最初的記憶是這樣的：

屋子半明半暗。窗戶上結着冰柱，從窗簾上射進那落日的紅光。他的兩個哥哥滑雪去了，他已睡在他的小床上——因為他一定要早睡的——他的母親坐在他的身旁，一隻手抱着他的頸子，一隻手放在一個搖籃的邊緣上，搖籃中睡着他的兩個小妹妹，這兩個小妹妹是一年以前專送孩子的鸛鳥在同一天中送來的。

「媽媽，給我講一個神仙故事，」他懇求着。

於是他的母親給他講了一個。是什麼呢？他只模糊地記得一點，其中好像有什麼關於一位憂愁夫人的事，每當母親悲哀時，這位憂愁夫人總是來探望她，那是一位蒼白憔悴、淚痕滿面、黑眼睛的婦人。她來去都像一條影子，她伸開雙手摸着他的母親的頭，她不知道是替她祝福還是詛咒她，她還說了一些有關於他——小保爾——的話。其中有關於犧牲及贖罪的問題；關於這些話他已不復記憶了——大概因為他太笨不能了解這些話。但是一件事他仍記得很清楚：當他傾聽他母親的說話時，他的恐懼和期望使他窒息了，突然他看見一個如她所說的灰色的形體，有聲有色地站在門前——完全和她母親說的一樣，高舉着雙手，現着蒼白憂鬱的面孔。他把頭藏到他母親的懷裏；他的心跳着，喘不過氣來，他像死一般恐懼地喊叫起來。

「媽媽，她在那裏，她在那裏！」

「誰？憂愁夫人？」他母親問。